

嘉業堂
叢書

南唐書注

第五冊

南唐書注卷十四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郭張林盧蒯二陳周列傳第十一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

謹宋史作仁謙

約死守

周遣人以鐵券及其壘廷謂拒之

籍州民不逞者聚

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權命

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

南畿

志曰渦水在懷遠縣北一里發源自葛河口由鹿邑西來至亳州界黃河從西北來注之至亳城北與馬向河

合經蒙城流至縣東入淮涓之涓口唐李吉甫築壘夾

淮東西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

汭流急趨涓口將麾兵斷竿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

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宋史曰周師為浮梁涓口命

仁謙曰此濠壽之患也彼以騎士勝故利於陸我以舟

師銳故便於水今夏久雨淮流汎溢願假舟兵二千斷

其橋屠其城直抵壽春仁謙從之即輕權衙校抵其橋

麾兵斷竿悉焚之周師大衄死者不可勝計焚其資糧

而還襲敗周將武行德宋史曰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長

鬻之自給晉祖鎮并州暇日縱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

拱於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

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晉天福初授奉國都頭

遷指揮使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候開運中契丹

至行德被獲乃偽請於契丹以自效契丹信之方具舟

數十艘載鎧甲令行德率將校軍卒送歸其國汭汭至

河陰行德謂諸將曰我輩受國厚恩而受制於契丹與

其離鄉井投邊塞為異域之鬼曷若與諸君驅逐凶黨

共守河陽姑俟契丹兵退視天命所屬歸之建功業定
禍亂以圖富貴可乎眾素服行德威名皆曰所向惟命
不致愛死行德即殺契丹監使分授器甲由汜水倍道
抵河陽契丹節度使崔延勳出兵來拒行德遂據河陽盡
自旦及午殊死戰廷勳大敗棄城走行德遂據河陽盡
以府庫分給將士因推行德知州事時契丹兵尙充斥
行德厲士卒繕甲兵據上游士氣益奮人望歸之聞漢
祖起太原卽自稱河陽都部署遣其弟行友間道奉表
勸進漢祖覽奏喜甚卽授行德河陽三城節度漢祖由
晉絳至洛行德迎候境上以所部兵翼至京師還河陽
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加
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禁鹽
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家嫗特入城鬻
蔬俄有僧從嫗買蔬就筓翻視密寘鹽擒以詣府行德
不買而嫗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
盛鹽樸非嫗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
蔬取視久之而去卽捕僧訊治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嫗
以希賞行德釋嫗斬僧及抱關吏數輩人畏之若神明
部下凜然三年丁外艱起復顯德初加開府階進封譙
國公世宗卽位兼中書令初世宗自河東還次河陽以
洛陽頽缺令葺之行德率部民萬餘完其城封邢國公
是秋代王晏爲武寧軍節度與晏兩換其任先是唐末

楊氏據淮甸自甬橋東南決汴匯爲汴澤二年將議南
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壯於古隄疏導之東達於泗上及
親以行德爲濠州行營都部署破淮南二千餘人於郡
境俄遣率師屯定遠以逼其城爲吳人所敗死者數百
人行德以身免左授右衛上將軍五年下淮南復授行
德保大將節度兼中書令恭帝嗣位進封宋國公宋初
加中書令進封韓國公再授忠武軍節度改封魏國公
乾德二年冬移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寶二年入
官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周務勅於定遠斬首
數百行德挺身遯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
軍資宋史曰周師退保定遠廷謂募壯士爲負販狀入
也廷謂曰是可圖也又籍鄉兵萬餘泊卒五千日夕訓
練依山銜枚設伏破之周師大潰行德單騎脫走時有
以玉帛子女餉之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
廷謂者悉拒之猶以爲賞薄又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
山戰唐將帥多降周廷謂獨還軍濠州治壘繕甲爲守

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曰張願卑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眾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爲和州刺

史廷謂有兄廷諭元宗時官太子洗馬廷諭子延澤字德潤元宗時試祕書正字因命帥濠州

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權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

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

十四唐餘紀傳曰歸周歷任至宋開寶中卒於東都年五十四初廷謂之降中主諒其坐力屈異於他叛

者故免其家云廷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

有惠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為具草延謂媿其言然

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鄒子命

官以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為

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

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

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鶴河遣齊雲戰

艦數百自淮入江

五代史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備已屢敗唐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

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唐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鶴河以通之遂至大江勢如震霆烈燄彥卿獨不

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為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圯遂

陷

五代史曰彥卿及兵馬都監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五日不可攻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

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廨

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

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甚眾世宗怒

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

宗下詔賜彥卿侍中天長縣時升為雄州刺史建武軍

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能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踰雖劉仁瞻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名或不同於乎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爲裨將沈毅果敢文身爲虎軍中

謂之林虎子

江南野史曰與陳鐵齊名身長六尺餘姿貌壯偉

閩亡久不見用

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爲將仁肇率偏師拔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推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

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宋史曰張永德字乾一
曾祖不尙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
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沒入貲產不爲之滿
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
其急丕又爲代掌一年鄉里補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
防禦使永德生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
以孝聞周祖初爲侍衛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
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居委
巷中有賊過卽邀乞焉給曰此卑田院耳賊卽舍去繇
是免禍周祖爲樞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
命賜謚帥常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時周祖
鎮鄴被讒族其家永德在潞州聞有密詔授遇永德探
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欲殺永德耶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
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
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爲德不成死未晚
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
君視丈人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
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
有女唐莊宗時備掖廷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
迎之至鴻溝遇雨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
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

爲雀移者極貴人也願事之乃周祖也父母大媿然終
 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
 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
 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
 好飲其妻偈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
 妻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信至是永德故以此諷遇
 遇送永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永德妻爲晉國公主授
 永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
 和州刺史逾年擢爲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
 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
 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
 何徽方戰退衄時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
 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
 眾及駐上黨世宗書臥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
 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永德曰
 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以四海宜痛
 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
 威大振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
 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
 步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城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
 彥超戰沒繼敗其眾二千餘眾遂去以永德領武信軍
 節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穎爲隸人曹澄等

所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自效許之師至壽
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兵誘之旁伏精騎每戰
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
身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執澄等三人檻
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德
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備嚴整敵壘西偏
高隴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強弩伏隴旁太祖麾
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果空砦出鬪永德亟登隴
發伏馳人據之敵眾散走翌日又次第二砦鼓譟而進
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而遜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為吳
人所逼欲退師世宗怒遣永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
千餘於曲谿堰俄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
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於濠泗周師
頗不利吳將林仁肇帥眾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
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風反吳人
稍卻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縋以鐵
鑊引輕舸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眾奪其巨艦數
十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
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
千餘眾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褒美
之冬擢為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
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永德率步騎二

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即位
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
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
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
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閒使以謀契丹絕
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令出師討金陵永
德以己資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
下富民高進者豪橫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寘於法進
潛詣闕誣詆永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爲不軌太祖命稷
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若所進曰張侍中誅
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永德永德
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
朝拜左衛上將軍五年坐市春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
市算降爲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
雍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
還爲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眾
二年丁內艱起復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年改
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伐都部署永德明
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
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
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眾

始歎伏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恣部下販鬻宋初
功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即位詔羣臣乘傳出入不得賄
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爭利承德在太原嘗令
親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馬轉運使王嗣宗所發
罷爲左衛上將軍眞宗卽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
吾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考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
以其孫大將北巡以承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
邊要以老不可從行留爲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
授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耄命還本
鎮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內園使馬守規護柩還京師贈
中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承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
承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
居劉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
聚劉族初承德寓睢陽有書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
愈生一日就承德求永五兩旣得卽置鼎中煮之成中
金自是日與承德游一日告適淮水語承德曰後當相
遇於彼承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承
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
君福言訖而去及承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
人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承德善騎射左右分挂十的握

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遽
 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
 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
 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
 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常言太祖
 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
 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
 替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殿中丞龍川別志曰張
 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
 嘗有一舉子見之卽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
 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
 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
 驚欲學之客曰君自見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
 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
 永德從之素善射聞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
 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
 富貴者曰若見二屬豬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旦辭
 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
 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旣天姿英
 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視之凡用物皆有
 副須輒以獻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
 宗持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

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川節鉞授
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
反者即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膽甚大破械杖
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龍之不替遂終於鄧
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卻永德鼓噪乘之遂敗

仁肇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

馬令書曰永德援臂

善射發仁肇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偪也

江南野史曰永

德自岸見而射之其所親乃喝曰這漢中口矣

遂捨之

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為潤州節度使

徐鉉林仁肇浙西

建侯樹屏有國之攸先崇德報功百王之所共斯為令

典子敢忘之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留後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濟南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林

仁肇稟此星芒鬱為時幹鼓鼙之氣指勅敵而愈高金
石之心因時艱而益壯故能灼殊功於南部夷多壘於
東門元戎所行績用昭著及總留務於浙之西成師著
無犯之威察俗有惟清之化屹爾京口殷然長城予惟
汝嘉俾正藩守因爾才略樹之風聲雄師大邦所以屏